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

話說賈母次日仍領眾人過節。那元妃卻自幸大觀園回宮去後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詠，命探春鈔錄妥協，自己編次優劣，又令大觀園勒石，為千古風流雅事。因此，賈政命人選拔精工，大觀園磨石鐫字。賈珍率領賈蓉賈蓀等監工。因賈蓀又管理著文官等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，不得空閒，因此又將賈菖、賈菱、賈萍喚來監工。一日燙蠟釘硃，動起手來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那玉皇廟並達摩庵兩處，一班的二個小沙彌並二個小道士，如今挪出大觀園來，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。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楊氏，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，也好弄些銀錢使用，可巧聽見這件事，便坐車來求鳳姐。鳳姐因見他素日嘴頭兒乖滑，便依允了。想了幾句話，便回了王夫人，說：「這些小和尚小道士，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，一時娘娘出來，就要應承的。倘或散了，若再用時，可又費事。依我的主意：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，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。說聲用，走去叫一聲就來，一點兒不費事。」

王夫人聽了，便商之於賈政。賈政聽了，笑道：「倒是提醒了我。就是這樣。」即時喚賈璉。

賈璉正同鳳姐吃飯，一聞呼喚，放下飯便走。鳳姐一把拉住，笑道：「你先站住，聽我說話：要是別的事，我不管；要是為小和尚小道士們的事，好歹你依著我這麼著。」如此這般，教了一套話。賈璉搖頭笑道：「我不管！你有本事你說去。」鳳姐聽說，把頭一梗，把筷子一放，腮上帶笑不笑的瞅著賈璉道：「你是真話，還是玩話兒？」賈璉笑道：「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，要件事管管，我應了，叫他等著。好容易出來這件事，你又奪了去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放心。園子東北角上，娘娘說了，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；樓底下，還叫種些花草兒。等這件事出來，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就是了。」賈璉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因又悄悄的笑道：「我問你。我昨兒晚上不過要改個樣兒，你為什麼就那麼扭手扭腳的呢？」鳳姐聽了，把臉飛紅，嗤的一笑，向賈璉啐了一口，依舊低下頭吃飯。

賈璉笑著一徑去了，走到前面，見了賈政，果然是為小和尚的事。賈璉便依著鳳姐的話，說道：「看來芹兒倒出息了，這件事竟交給他去管。橫豎照裡頭的規例，每月支領就是了。」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，聽賈璉如此說，便依允了。賈璉回房，告訴鳳姐，鳳姐即命人去告訴楊氏。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，感謝不盡。鳳姐又做情，先支三個月的費用，叫他寫了領字，賈璉畫了押，登時發了對牌出去。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——白花花三百兩。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，「叫他們喝了茶罷。」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，與母親商議。登時僱車坐上，又僱了幾輛車子，至榮國府角門前，喚出二四個人來，坐上車子，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。當下無話。

如今且說那元妃在宮中編次大觀園題詠，忽然想起那園中的景致，自從幸過之後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，不叫人進去，豈不辜負此園？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，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？也不使佳人落魄，花柳無顏。卻又想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，不比別的兄弟，若不命他進去，又怕冷落了他，恐賈母王夫人心上不喜，須得也命他進去居住方妥。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：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，不可封鎖；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。

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，夏忠去後，便回明賈母，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，安設簾幔床帳。別人聽了，還猶自可，惟寶玉喜之不勝。正和賈母盤算，要這個，要那個，忽見丫鬟來說：「老爺叫寶玉。」寶玉呆了半晌，登時掃了興，臉上轉了色，便拉著賈母，扭的扭股兒糖似的，死也不敢去。賈母只得安慰他道：「好寶貝，你只管去。有我呢，他不敢委屈了你。況你做了這篇好文章。想必娘娘叫你進園去住，他吩咐你幾句話，不過是怕你在裡頭淘氣。他說什麼，你只好生答應著就是了。」一面安慰，一面喚了兩個老嫗來，吩咐：「好生帶了寶玉去，別叫他老子唬著他。」老嫗答應了。

寶玉只得前去，一步挪不了三寸，蹭到這邊來。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，金釧兒、彩雲、彩鳳、繡鸞、繡鳳等眾丫鬟都廊簷下站著呢。一見寶玉來，都抵著嘴兒笑他。金釧兒一把拉著寶玉，悄悄的說道：「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香甜甜的胭脂，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？」彩雲一把推開金釧兒，笑道：「人家心裡發虛，你還催他！——趁這會子喜歡，快進去罷。」寶玉只得挨門進去。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裡間呢。趙姨娘打起簾子來，寶玉挨身而入，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兒。地下一溜椅子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裡。一見他進來，探春、惜春和賈環都站起來。

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，神彩飄逸，秀色奪人；又看看賈環，人物委瑣，舉止粗糙；忽又想起賈珠來。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，素愛如珍；自己的鬚鬢將已蒼白。因此上，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。半晌，說道：「娘娘吩咐，說你日日在外遊嬉，漸次疏懶了工課，如今叫禁管你和姐妹們在園裡讀書。你可好生用心學習。再不守分安常，你可仔細著！」

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。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。王夫人摸著寶玉的脖項，說道：「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？」寶玉答應道：「還有一丸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明兒再取口丸來，天天臨睡時候，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。」寶玉道：「從太太吩咐了，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。」

賈政便問道：「誰叫襲人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是個丫頭。」賈政道：「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，是誰起這樣刁鑽名字？」王夫人見賈政不喜歡了，便替寶玉掩飾道：「是老太太起的。」賈政道：「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？一定是寶玉。」寶玉見瞞不過，只得起身回道：「因素日讀詩，曾記古人有句詩云：『花氣襲人知晝暖』，因這丫頭姓花，便隨意起的。」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：「你回去改了罷。——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生氣。」賈政道：「其實也無妨礙，不用改。只見寶玉不務正，專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。」說畢，斷喝了一聲：「作孽的畜生！還不出去！」王夫人也忙道：「去罷，去罷。怕老太太等吃飯呢。」

寶玉答應了，慢慢的退出去，向金釧兒笑著，伸伸舌頭，帶著兩個老嫗，一溜煙去了。剛至穿堂門前，只見襲人倚門而立，見寶玉平安回來，堆下笑來，問道：「叫你做什麼？」寶玉告訴：「沒有什麼。不過怕我進園淘氣，吩咐吩咐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回至賈母跟前，回明原委。只見黛玉正在那裡，寶玉便問他：「你住在那一處好？」黛玉正盤算這事，忽見寶玉一問，便笑道：「我心裡想著瀟湘館好。我愛那幾竿竹子，隱著一道曲欄，比別處幽靜些。」寶玉聽了，拍手笑道：「合了我的主意了！我也要叫你那裡住。我就住怡紅院。偕們兩個又近，又都清幽。」

二人正計議著，賈政遣人來回賈母，說是二月二日是好日子，哥兒姐兒們就搬進去罷。這幾日便遣人進去分派收拾。寶釵住了蘅蕪院，黛玉住了瀟湘館，迎春住了綴錦樓，探春住了秋爽齋，惜春住了蓼風軒，李紈住了稻香村，寶玉住了怡紅院。每一處添兩個老嫗，四個丫頭。除各人的奶娘親隨丫頭外，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。至二日，一齊進去。登時園內花招繡帶，柳拂香風，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寶玉自進園來，心滿意足，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。每日只和姊妹丫鬟們一處，或讀書，或寫字，或彈琴下棋，作畫吟詩，以至描鸞刺鳳，鬥草簪花，低吟悄唱，拆字猜枚，無所不至，倒也分快意。他曾有幾首四時即事詩，雖不算好，卻是真情真景。

春夜即事云：

霞綉雲幄任鋪陳，隔巷蛙聲聽未真。枕上輕寒窗外雨，眼前春色夢中人。

盈盈燭淚因誰泣？點點花愁為我嗔。自是小鬟嬌懶慣，擁衾不耐笑言頻。

夏夜即事云：

倦繡佳人幽夢長，金籠鸚鵡喚茶湯。窗明麝月開宮鏡，室靄檀雲品御香。

琥珀杯傾荷露滑，玻璃檻納柳風涼。水亭處處齊紈動，簾卷朱樓罷晚粧。

秋夜即事云：

絳芸軒裡絕喧嘩，桂魄流光浸茜紗。苔鎖石紋容睡鶴，井飄桐露濕棲鴉。

抱衾婢至舒金鳳，倚檻人歸落翠花。靜夜不眠因酒渴，沉煙重撥索烹茶。

冬夜即事云：

梅魂竹夢已三更，錦鬪鸚鵡睡未成。松影一庭惟見鶴，梨花滿地不聞鶯。

女奴翠袖詩懷冷，公子金貂酒力輕。卻喜侍兒知試茗，掃將新雪及時烹。

不說寶玉閑吟。且說這幾首詩，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□二三歲的公子做的，抄錄出來，各處稱頌；再有等輕薄子弟，愛上那風流妖艷之句，也寫在扇頭壁上，不時吟哦賞讚；因此上，竟有人來尋詩覓字，倩畫求題。這寶玉一發得意了，每日家做這些外務。誰想靜中生動，忽一日不自在起來，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出來進去，只是發悶。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，天真爛漫之時，坐臥不避，嬉笑無心，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？

那寶玉不自在，便懶在園內，只想外頭鬼混，卻癡癡的，又說不出什麼滋味來。茗煙見他這樣，因想與他開心。左思右想，皆是寶玉玩煩了的，只有一件，不曾見過。想畢，便走到書坊內，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、合德、則天、玉環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，孝敬寶玉。寶玉一看，如得珍寶。茗煙又囑咐道：「不可拿進園去，叫人知道了，我就『吃不了兜著走』了！」寶玉那裡肯不拿進去？脚躡再四，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卷進去，放在床頂上，無人時方看；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。

那日正當三月中浣，早飯後，寶玉攜了一套《會真記》，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，展開《會真記》，從頭細看。正看到「落紅成陣」，只見一陣風過，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，落得滿身、滿書、滿地，皆是花片。寶玉要抖將下來，恐怕腳步踐踏了，只得兜了那花瓣兒，來至池邊，抖在池內。那花瓣兒浮在水面，飄飄蕩蕩，竟流出沁芳閣去了。回來，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。

寶玉正脚躡間，只聽背後有人說道：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寶玉一回頭，卻是黛玉來了，肩上擔著花鋤，花鋤上掛著紗囊，手內拿著花帚。寶玉笑道：「來的正好。你把這些花瓣兒都掃起來，撿在那水裡去罷。我纔撿了好些在那裡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撿在水裡不好。你看這裡的水乾淨，只一流出去，有人家的地方兒什麼沒有？仍舊把花糟蹋了。那畸角兒上，我有一個花塚。如今把他掃了，裝在這絹袋裡，埋在那裡，日久隨土化了，豈不乾淨？」

寶玉聽了，喜不自禁，笑道：「待我放下書，幫你來收拾。」黛玉道：「什麼書？」寶玉見問，慌的藏了，便說道：「不過是《中庸》《大學》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又在我跟前弄鬼。趁早兒給我瞧瞧，好多著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，若論你，我是不怕的，你看了，好歹別告訴人。真是好文章！你要看了，連飯也不想吃呢！」一面說，一面遞過去。黛玉把花具放下，接書來瞧。從頭看去，越看越愛，不頓飯時，已看了好幾齣了。但覺詞句警人，餘香滿口。一面看了，只管出神，心內還默默記誦。寶玉笑道：「妹妹，你說好不好？」黛玉笑著點頭兒。寶玉笑道：「我就是個『多愁多病』的身，你就是那『傾國傾城』的貌！」

黛玉聽了，不覺帶腮連耳的通紅了。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，瞪了一雙似睜非睜的眼，桃腮帶怒，薄面含嗔，指著寶玉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胡說了！好好兒的把這些淫詞艷曲弄了來，說這些混帳話欺負我！我告訴舅舅、舅母去。」說到「欺負」二字，就把眼圈兒紅了，轉身就走。

寶玉急了，忙向前攔住道：「好妹妹，千萬饒我這一遭兒罷！要有心欺負你，明兒我掉在池子裡，叫個癩頭龜吃了去，變個大忘八，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兒，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。」說的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，一面揉著眼，一面笑道：「一般唬的這麼個樣兒，還只管胡說。呸！原來也是個銀樣蠟槍頭！」寶玉聽了，笑道：「你說說，你這個呢？我也告訴去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說你會過目成誦，難道我就不能一目□行了？」寶玉一面收書，一面笑道：「正經快把花兒埋了罷，別提那些個了。」二人便收拾落花。

正纔掩埋妥協，只見襲人走來。說道：「那裡沒找到，摸在這裡來了！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，姑娘們都過去請安去了，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。快回去換衣裳罷。」寶玉聽了，忙拿了書，別了黛玉，同襲人回房換衣。不提。

這裡黛玉見寶玉去了，聽見眾姐妹也不在房中，自己悶悶的，正欲回房，剛走到梨香院牆角外，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，歌聲婉轉，黛玉便知是那□二個女孩子演習戲文。雖未留心去聽，偶然兩句吹到耳朵內，明明白白，一字不落，道：「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，都付與斷井頽垣！」黛玉聽了，倒也□□感慨纏綿，便止步側耳細聽。又唱道是：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？」聽了這兩句，不覺點頭自歎，心下自思：「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！可惜世人只知看戲，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。」想畢，又後悔不該胡想，耽誤了聽曲子。再聽時，恰唱到：「只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」黛玉聽了這兩句，不覺心動神搖。又聽道「你在幽閨自憐」等句，越發如醉如癡，站立不住，便一蹲身，坐在一塊山子石上，細嚼「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」八個字的滋味。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「水流花謝兩無情」之句；再詞中又有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」之句；又兼方纔所見《西廂記》中「花落水流紅，閒愁萬種」之句：都一時想起來，湊聚在一處。仔細忖度，不覺心痛神馳，眼中落淚。正沒個開交處，忽覺身後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及至回頭看時——

未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